

Klara KRISTALOVA

T China,

艺术家问卷 | 问问陶瓷艺术家，为什么非要住进森林里？

July 2025



森林中的黑童话

FAIRY TALES GROWN WILD



0 6 2 5

在艺术家 Klara Kristalova 的创作中，由自然地景和生活环境带来的印迹始终浸润在种种具体可感的细微之处。幼年时，她随着家人从捷克移居到了瑞典，经过多年的城镇生活，她最终在距斯德哥尔摩一小时车程外的诺尔泰利耶森林地区定居，建立起兼顾日常生活与创作需求的固定居所。2026 年，Kristalova 将代表瑞典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北欧国家馆，呈现她对这片地域的思考和体悟。

Kristalova 以她的陶瓷雕塑为大众所熟识；她的作品常常看上去像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怪物「奇美拉」的混合体，呈现出人类、动物、植物彼此交融的叠覆状态，透露着某种天真且警觉、奇异且怪怖的复杂气质。Kristalova 的母亲是一位从事绘画和陶瓷创作的艺术家，父亲是一位雕塑家。在 1988 年进入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学院学习之前，父亲为她提供了最早的艺术课堂。随后的学院生涯，则在更加正统的绘画维度上巩固了她的技艺。不过，属于她的创作语言，并非植根于此处。



艺术家 Klara Kristalova 肖像。

黏土是她儿时最好的玩伴之一，小时候她常会在父母的工作室里用黏土捏出各种小物件。但与这种材料之间真正的亲密感，却是在从艺术学院离开后才重新寻回的。「那时，我需要一种既快捷、便宜又经久耐用的东西。黏土兼具颜色和形状，我也喜欢它那些不受欢迎的品质。」某种程度上，陶瓷创作的方式就是她思考感知的外在化反映。她从自然环境、民俗神话直至个人记忆中寻找灵感，也观察日常生活中不同寻常的细节。最终的作品在一开始往往源自某个片段化的图像，某种情绪感受，她会用笔记梳理这些想法，通过大量的绘画或拼贴，把它们视觉化地排列出来贴在墙上，审视其中的关联和潜在可能，「我会试着按照大小或是传递的感觉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组，我想要最具生命力的那些，那其中蕴含着变化的视角，从内在去往更远的地方。」

Kristalova 是一个将思考与触觉、与手的运动直接关联起来的创作者；塑形黏土的过程就是她思考的实时运行，黏土的阻力、湿润的程度、变动的形体，都在实时为内在思考施加新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中会有意留存一种稚拙的手工感：它不仅能让观众回溯地窥见作品诞生的整个过程，建立观看与创作之间的隔空对话，更重要的，通过如实呈现双手的触觉留痕，Kristalova 的作品得以在根本上动摇一种所谓的「完成」状态——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创造」某物？我们是否真的能去完全地「认识」世界？——在 Kristalova 手中，这些糅合了人类、动物与植物的不同特征，披覆着指纹与釉色的奇异存在，正是这些问题与答案的交融。

从艺术学院毕业后，Kristalova 曾短暂生活在斯德哥尔摩城区，也曾前往纽约、伦敦体验艺术氛围。2000 年代初，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她和家人搬到了位于斯德哥尔摩群岛最北端的诺尔泰利耶。这个小镇拥有大面积的林区和水域，生活宁静而舒缓。Kristalova 和丈夫一起，将一栋森林中的避暑别墅逐步改建成一个包含生活空间和二人各自工作区域的建筑群落。始建于 1960 年代的主体建筑拥有宽敞通透的谷仓式结构，周围环绕着高耸的冷杉和各种林木，不远处还有一片湖泊，Kristalova 会带着她的牧羊犬在林中散步玩耍。工作室高大的落地窗为绘画区提供了充足的光照，也庇护着室内的盆栽植物；另一些盆栽则被安置在门前露台区，Kristalova 常会在这里晒太阳或闲坐，她非常喜爱在露天环境下进行创作。

「我的作品可以说是来自于我，但它们也是来自于我生活的这个地方。」任何对 Kristalova 的工作环境有些许了解的观众，都不难在作品中辨识出诺尔泰利耶的森林留下的气息。2014 年于巴黎贝浩登画廊展出的《野兽》（Beast）系列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家庭肖像》（Family Portrait, 2024）这样长着花朵或真菌般头部的人类，《小马女孩》（Horsegirl, 2022）、《鸟女士》（Birdwoman, 2024）这样半人半兽的形象。他们好像是幽深的森林尽头一闪而过的身影，用一种近乎前现代文明式的神话想象体现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共融。在较为早期的《女孩森林》（Girlforest, 2021）、《翅膀的嘶鸣》（Hiss of Wings, 2020）、《不息的行进》（Still Walking, 2022）这样的作品中，动物植物的特质仿佛要将人类体征一点点吞噬蚕食。这种人类主体的消解所营造出的怪诞会让观者心中涌起隐约的不安，犹如科幻电影《湮灭》中因地外未知力量引发的人类 DNA 与自然万物间的无界混融；自然不再是被认识、被理解、被开发的客体，实际上，是自然拥有的强大力量作为一切的先决条件，才有了人类得以栖身的位置。



滑动查看 Kristalova 的陶瓷雕塑作品，充满黑暗童话的怪诞气息。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
“创造”某物？
我们是否真的能去
完全地“认识”世界？

采访中，Kristalova 特别提到了 2017 年巴黎贝浩登画廊的个展《伪装》（Camouflage），这是她首次把自然地景、且正是她工作室附近的植被复刻进展览空间。Kristalova 与植物学家蒂埃里·布特米合作，以工作室窗后的一座长满苔藓的小丘为灵感，在画廊中打造了仿拟自然环境的展陈视觉。在最早的版本中，蒂埃里选用了多种带有不同香气的鲜活植物，潮湿而生机勃勃的氛围环抱着 Kristalova 创作的那些奇幻又语义幽深的陶瓷雕塑，就像是这些作品刚被烧制而出时在世间最初的所在，设置在诺尔泰利耶工作室的窑炉，就是被松枝和苔藓的芬芳所笼罩的。正如 Kristalova 曾说道，「我工作室周围的自然，是直觉般地融进我的作品中的」。

近年来，Kristalova 作品中传达的隐忧和矛盾感变得愈发显见。与此相伴的，是她工作生活的这片地域也在发生着不容回避的生态变化。在 2023 年由伦敦立木画廊呈现的个展《冷风与暖意》（The Cold Wind and the Warm）中，Kristalova 集中表达了近年来对周遭自然的观察，以及它们与全球生态事件及其衍生的危机意识之间的关联。Kristalova 坦言，她一直都认为动植物等广义上的自然存在所具有的意义遭到了人们的忽视或低估，山野生活使她年复一年身处于大自然缓慢而决绝的变化中，这也在逐渐改变她对世界的感受。相较于发起倡议、提出批判，Kristalova 传达的更多是一种内省式的思索，她希望自己能做出更有实际价值的回应，却也时常为此感到力不从心。

我们可能比想象的更加临近生态危机的后果；我们可能终究无法做出足够客观的决策来挽回一切。

瑞典虽享有丰厚的森林资源，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瑞典拥有的最后一块未受保护的原始森林中已有近四分之一遭到了砍伐，这对整个地球的生态多样性都是不可挽回的伤害。「我从未想过，在我的一生中会这样看到天气的变化。」居住在森林，使 Kristalova 更加具象地感知到季节的更迭，以及每个时节与往年的区别之处：过去茁壮生长的花不再那么常见，冬季虽仍然漫长，但湖面结冰的时长却变得更短。种种观察会让人们意识到，自身之于气候变化在时间维度上的位置，也许并没有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可能比想象的更加临近生态危机的后果——也许又没有那么举足轻重——我们可能终究无法做出足够客观的决策来挽回一切。

但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倾听风雨雷电、记录它们的变化、对自身之于生态的所作所为有充分的自知自觉，仍然是必要且必须的。我们能拥有的任何栖身之所，距离真正所谓山野之间的距离，有的不过只是人类社会定义的远近差异。人类终究是自然孕育的产物，是自然生命力的千面之一，我们实际上从未能也永远无法脱离或背弃自然，生命的脆弱与力量就在这草木枯荣间并存共生。



你在诺尔泰里耶工作室的一天通常会如何开始？

我不是常常早起的人，不过因为我在午饭前的工作状态最好，所以我还是会早早开始工作。我会喝一杯黑咖啡，快速查看邮件和日程安排，然后开始工作。我通常会从绘画开始。

春天是如何到达诺尔泰里耶的森林的？你最近有观察到周围树木花朵的变化吗？

春天已经悄然来到。昨天我看到了一朵蓝色的银莲花，上周有些番红花也已经开了，但随后的一场雪又把它们压倒了。鸟儿在歌唱，天鹅在湖面鸣叫，但草叶尚未萌发。三四月的春天脚步缓慢且游移不决，随时都可能再下起一场雪。

你通常如何获取日常用品和创作材料？

我大部分材料都是在网上订购的。有时送货需要时间，所以我会储备一些黏土、颜料、纸和墨。



Klara Kristalova 在工作室中。

你和家人朋友会如何度过休闲时光？

我们经常读书、看电视，我的孩子们很久以前就搬走了。我会和我的一只狗狗玩牧羊游戏当作运动（我自己并没有养羊）。春天和夏天我会做园艺。周末我们常会进城里见朋友，欣赏艺术。有时会在城里待上几天，尤其是在夜晚漫长的冬季，我们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套小公寓。

能介绍一下你的宠物吗？你们最喜欢的日常活动是什么？

我现在有两只狗，一只是年迈的长毛牧羊犬，她走路很慢，听不到声音，但依然很开心。另一只是两岁的短毛牧羊犬，我们会一起做一种瑞典常见的运动，让狗狗在森林里找人，进行服从训练和牧羊游戏。不过我们散步和玩耍的时间要多过训练。我喜欢与狗狗建立起合作关系的复杂艺术。



Kristalova 与自己养的狗狗在一起。

你的工作室坐落在森林中，也养了许多室内植物。与植物的亲密关系是否会让你更敏锐地感受到时间和季节的流逝？

很久以前，我想过要回到城市生活，乡村生活毕竟时不时会显得有些单调。但当我尝试在斯德哥尔摩拥有了几年的工作室和公寓，我意识到我要做的事必须在这里（诺尔泰利耶）完成。我照顾我的植物和狗，这些事和我的工作交织在一起。我聆听鸟鸣风声，珍视天气和季节的变化。我观察树木，观察树皮树叶，看它们如何生长。石头，苔藓，等等一切，每天我都会有新发现。这种缓慢的节奏和纷繁的细微之处让我在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平静专注。万物以其各异的方式活着。

你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有明确划分吗？

我们有一栋房子，我和丈夫住在里面，也在其中有各自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小建筑群。我目前的工作室是专门设计的，偶尔有助手就可以和我分开工作，但是我没有全职雇员，只有丈夫会经常给予我帮助。工作室有一个独立的绘画室，客人也可以在那留宿。原本有一个区域是为我的植物们设计的，就像温室那样能让它们处在一个凉爽的空间里，不过没能奏效。我正在考虑再扩建出一个温室。

我聆听鸟鸣风声，珍视天气和季节的变化。我观察树木，观察树皮树叶，看它们如何生长。万物以其各异的方式活着。

作为艺术家，山野森林为你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不可替代的影响？

我在这里生活工作。我喜欢观察昆虫、动物、草叶、树皮等一切，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给我灵感。季节变化也改变着我，我喜欢这一点。如果世界上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那一切都会循环往复，正是由于气候变化，一切都在变化。湖上的冰变薄了，结冰的时间也不如以前长。这里的雪变少了，我们不再滑雪。大风天变多了，风也更强。

我希望我能像过去那样谈论这些事，但现在这些变化让我更加担忧。我不确定这是否且又会怎样改变我的创作。迄今，我认为我的工作方式、种植植物的方式、做雕塑的方式、还有遛狗的方式，都是彼此交织的。这是我的方式，既被扰动着又从未中断，但我不确定它会如何发展。

你曾提到，你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使用三维材料创作的画家，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雕塑家。

用双手创作，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的思想是随着手的运动而继续的，就好像我的手会在创作中思考。我产生一个想法并计划，接着绘图，开始制作，手接管了这个过程。我会停下来反思，做出改变或继续；抑或破坏掉作品，重新开始。这就像是一个想法、一幅画在不断地发展中，而不是一个有固定形状或形式的构造或结果。即便「形式」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作品上绘画，这是我创作的最后一步，它再一次将作品转变成别的东西。



滑动查看 工作室外，堆放的雕塑作品在不同季节传递出各异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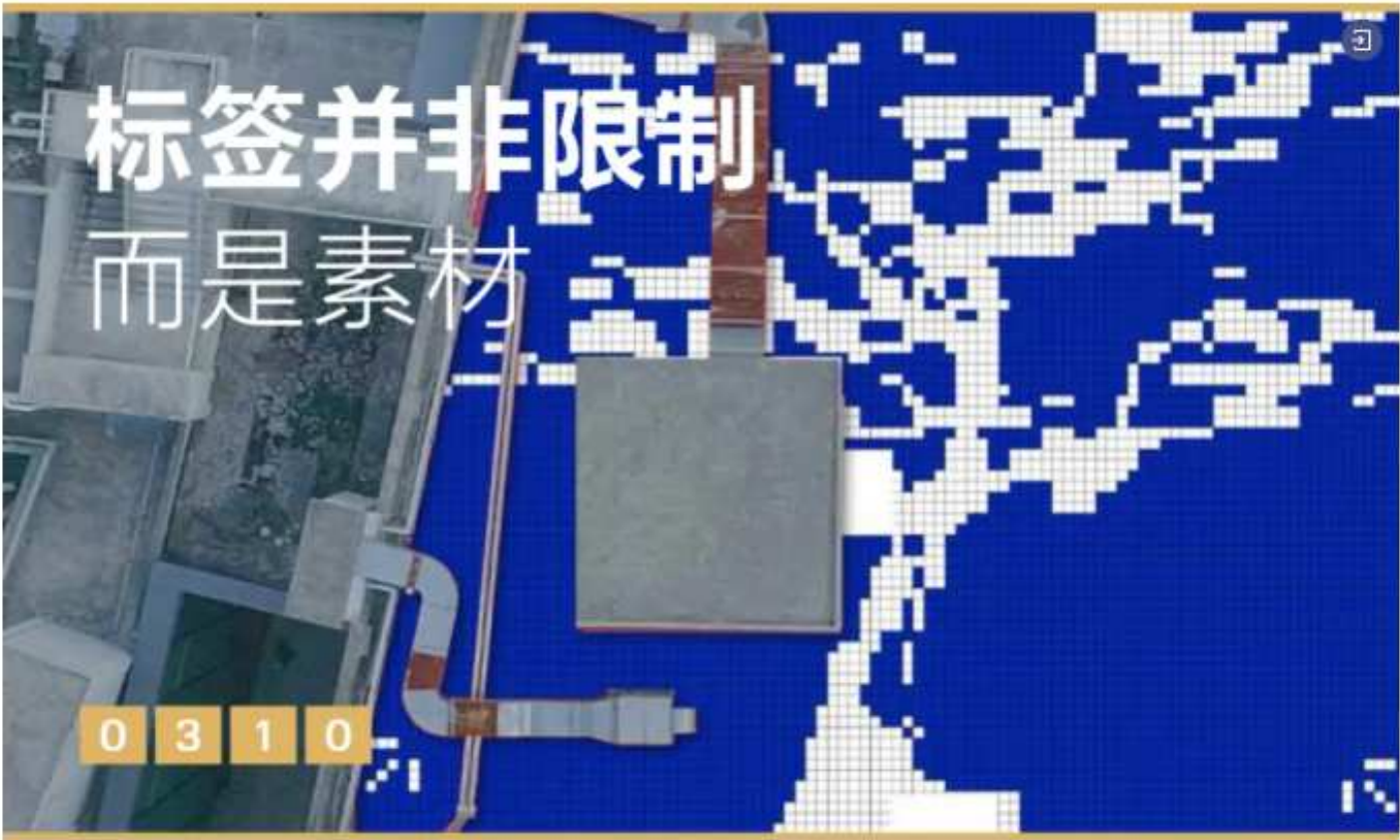
你的作品常会呈现出某种介于人类、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阈限状态。这对你来说是否反映了一种更本质上的「真实」？

我们依赖自然，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彼此依存的。但似乎大多数人更愿意忽视这个事实。这就像一场缓慢的灾祸，似乎在不断迫近。我自己有时也是这大多数人之一；我仍然会吃肉，时不时坐飞机、开车。我有太阳能电池板和电车，但也没有尽我所能减少碳足迹。我生活在一个快速砍伐森林的国家，这里几乎没有原始森林了，但我没有为此抗议。我相信所有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我的雕塑表达了我所相信的事，但它们只是安静地声明着我认为重要的事，它们不会改变任何。我作品中还有许多其他灵感来源和主题，但我认为对所有生命的尊重是贯穿我所有作品最为强大的主旨。生命的脆弱与力量并存共生。

在你看来「回归自然」的渴望在根本上意味着什么？

我不是能给出答案的最佳人选。「回归自然」听起来像是一种渴望回到某个从未存在过的时代的浪漫梦想。实际上，试图生活下去就总会伴着挣扎和复杂。如果要回归自然，就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实现，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是如此多；要如何着手规划，不同地区可以种植什么，不同地方能允许谁生存？哪些地方是可栖居的，或是未来可能适合栖居的？我希望并相信自然会回归，但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回归自然；我们所缺乏的，是足够的无私和智慧。

T
CHINA
撰文 – Scooter Shun 编辑 – Yifei
图片承蒙艺术家与画廊提供



艺术家问卷 ARTIST'S QUESTIONNAIRE

在不断被赋魅的艺术界与艺术作品背后，是什么成就了一位创作者？为了接近问题的答案，“艺术家问卷”栏目将用近乎直白的提问，展现他们面对创作时的种种态度。问卷不难，也不对回答字数做进一步要求，但我们希望，这些回答能帮助你了解艺术家所处的环境——或宏观或微观，或形上或琐碎。他们首先是人，而艺术，正是人的艺术。